

第一章 绪 论

如今只要我们打开广播、电视、电脑，抑或走出家门，进入社会参加各类社交活动，就会惊讶地发现一些熟悉而亲切的身影异常活跃地出现在我们眼前，甚至频繁活动在我们身旁，扮演着传递信息、引发议论、交流情感、组织娱乐、渲染气氛的重要角色，他们就是受人瞩目的主持人。

主持人频繁地出现在各种媒体，活跃在我们的身旁，其基本定义该如何界定呢？考虑到日新月异的生活形态和不断更新、进步的传播媒介，从目前的实际情况出发，我们认为主持人是指那些用语言作为主干、工具，出头露面，统领、推动、引导活动进程的人。他们的出现以及对普通大众生活的介入，已经让这一职业受到越来越多人的关注和青睐。

第一节 节目主持的历史和现状

广播电视主持人节目最早诞生在美国。1948年6月，美国电视屏幕上出现了由主持人弥尔顿·伯尔勒和埃德·沙利文主持的综艺节目《明星剧场》和《城中大受欢迎的人》。1952年，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总编导唐·休厄特首次在总统大选中设置新闻节目主持人：沃尔特·克朗凯特。此后，主持人节目逐渐发展。主持

人在节目中对新闻报道的快速敏捷，对事件的个性化评述和与受众的直接交流，让主持人节目迅速在广播电视中占据了重要的位置，主持人这一特殊而又新鲜的社会角色日益受到了广大观（听）众的喜爱和欢迎。随着广播电视事业的迅猛发展和广播电视作为大众传播媒介的广泛普及，主持人在阐释政治、引导舆论、传递信息、传播文化、服务社会、倡导时尚、参与娱乐、交流情感、普及知识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世界范围内涌现出了像爱德华·默罗、沃尔特·克朗凯特、麦克·华莱士、玛露·贝朗治、丹·拉瑟、汤姆·布罗考、彼特·詹宁斯、靳羽西、芭芭拉·沃尔特斯等一大批知名主持人。他们以独具个人风格色彩的主持艺术获得了极高的声誉，其对社会与大众生活的影响远远高于影视明星。他们与数以亿计的受众形成了一种持久、密切、亲善的互动关系，不仅有力地推动了主持人事业的多元化发展，为广播电视事业带来可观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而且逐渐提高了广大受众的欣赏品位与文化水平，让受众潜移默化地接受了媒体的引导、熏陶、教育。

中国的主持人事业起步于 20 世纪 80 年代初。尽管起步较晚，但天赐良机，我国政治、经济体制的改革，打破了单一、沉闷的局面，社会生活朝多元化、个性化发展，各种传统观念面临挑战，大众的生活在汹涌而来的变革、更新中变得日新月异、丰富多彩。在这种有利的社会背景下，主持人新颖、鲜活、亲切的面孔一出现，便立即吸引了广大群众的目光，成了万人瞩目的明星。他们对大众生活所产生的冲击力与影响力足以让传统媒体相形见绌。20 年来，我国广播电视界涌现出了像沈力、徐曼、雅坤、赵忠祥、宋世雄、敬一丹、陈铎、倪萍、杨澜、水均益、白岩松、崔永元、鞠萍、肖晓琳、张政、曹可凡、周涛、张越、元元、李咏、王小丫等大批优秀的主持人。他们的出现为我国的广播电视事业带来了无限的生机。许许多多热情的年轻男女怀着对

主持事业的执著与热爱跻身于主持行业。目前，我国有数以万计的主持人活跃在广播电视以及其他行业的队伍中。同时，随着社会生活的多元化发展，随着经济繁荣带给我们日益丰富的物质条件，人们在满足了不断增长的物质享受后，完全可能过一把主持的瘾，在各自的工作、生活领域当一回真正的主持人，领略一下明星的风采，尝试一回做公众人物的滋味。

面对日渐庞大的主持人队伍，我们无法回避令人揪心、焦急的现实：年轻、漂亮的面孔表达的是苍白肤浅的内容；悦耳动听的声音传送的是逻辑混乱、漏洞百出的话语；许多观众期望值很高的节目是一些俊男靓女在忸怩作态地表演，无病呻吟地闲聊；许多本来精彩的专题节目，因主持人语无伦次、含混不清的表达让受众兴致全无；至于语法、语音的错误，语义、词汇的混淆更是泛滥成灾、惨不忍“听”。这种现象无不引起了业内、业外有识之士的警觉与忧患。经过对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广泛深入的探讨，发现主持人队伍这种流行病的根源在于许多主持人急功近利，内功修炼不足：有的偶尔成功后满足于现状，忽略了自身素质的提高；有的缺乏敬业精神，无视受众的需求，敷衍、应付式地对待节目；有的固步自封，在不断发展、变化的主持事业面前缺乏足够的心理准备和应变能力。而这种种现象，又与主持人语言修养欠佳、功底不够有着极大的关系，因为在主持艺术中，语言艺术占有极为重要的位置。节目所要表达的思想观点，所要传达的信息，甚至谈话类节目要达到的交流目的，娱乐类节目要完成的愉悦观众的任务，都需要主持人在节目中用准确到位、恰如其分、通俗流畅、雅俗共赏的语言加以传载。要想完成这些任务，主持人的语言功底至关重要，它甚至可以淡化、隐藏主持人在某些方面的“拙”，弥补主持人因其他条件欠缺而形成的不足。

广播电视面对丰富多彩的世界和数以亿计的观众，它的涉及面之广和影响力之深让人始料未及，它可以让一个默默无闻的人

一夜之间成为万人瞩目的明星，年青人心中的偶像；但广播电视又是一个残忍无情、铁面无私的“怪物”，一旦涉足这个领域，尤其是主持人有了一定的知名度后，它又常常把你的不足与缺点，哪怕细小的失误放大、定格，让众人反复品评你失败的尴尬，而主持人自己则只能被动地品尝这种无可奈何的痛苦。所以，任何人一旦涉足主持事业，成为大众传媒的代言人，就必须修炼内功，不断提高自己的思想素质、业务素质、文化素质，尤其要加强对主持的基本手段——语言的学习和训练，熟练地掌握运用语言这一载体表达、交流、传播的方法和技巧，让自己在受众面前保持永久的魅力与亲和力，让自己的主持艺术之树常青。

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外国强势媒体，特别是电视公司纷纷对中国广播电视巨大的消费市场虎视眈眈，数以亿计的观众群体和高额的利润促使他们急于想进入并抢占这个市场，因而国内广播电视界面临严峻的挑战和竞争，必须尽快调整自己的方针和策略，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实行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的社会化、市场化、多元化。这种情况发展的必然结果是，节目主持人也随之走上了社会化和市场化的道路。这一方面为主持人的生存、发展提供了更为广阔自由的空间，为主持人施展才华、表现个性创造了更便利的条件。空间的扩大，机制的灵活，使有志于主持事业的年轻人得以脱颖而出；但另一方面又让主持人之间的竞争变得日趋激烈，主持人自身如履薄冰，稍不留意就会在蓬勃发展的主持事业中被淘汰。

由此看来，主持人必须认清形势，正视自己所面临的危机，同时也要抓住难得的机遇，在挑战与机遇并存的情况下，提高自己、发展自己、再塑自己，为参与竞争并保持竞争中的优势做好充分的准备。可以说，“生存与发展”是每一位主持人必须面临的严峻课题。

作为一名主持人，不论是面对摄像机，还是面对话筒；不论

是从事新闻报道，还是主持热线咨询；不论是参与面对公众的社会活动，发挥舆论的宣传和导向作用，还是跻身于亲朋好友之中，为他们活跃气氛，带去欢乐；不论是出现在各种会议、活动中，还是活跃在不同的网站；他（她）运用得最多，也是最有效的表达工具就是语言。所以我们说语言运用的能力是衡量一名主持人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志，对语言掌握的程度也是检验一名主持人合格与否的重要标准。由此可见，对语言的学习与掌握，不仅是主持人必须具备的基本功，而且是主持人提高业务素质、加强自身综合能力的重要手段。对此，任何一位主持人都不可以掉以轻心。从语言对主持人的重要性出发，联系目前主持人队伍的语言水平和对语言使用的状况，我们提出主持人语言的忧患意识绝不是危言耸听，而是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第二节 主持语言的地位和发展

语言是社会交际的工具，是文化的载体和显现，是人类传递信息的最有效的符号体系。广播电视是当今世界传播速度快、覆盖面广、影响力大、感染力强的大众传媒，它在向受众发布信息、传送知识、交流情感、引导娱乐、普及知识中最重要的载体就是语言。作为最有效、最重要的工具，主持语言有它独自的特点。它既与我们日常生活中频繁使用的语言有着密切的联系，又不同于大众之间琐碎的口头交际语言，也不同于文字交流中的书面语言，它扮演的角色，使它或多或少地具有了人际传播的特色。由于它的语言使用是在大众传播这个特定的语境中进行的，所以一定要遵循广播电视这种传播手段的一般规律，掌握特定语境中使用语言的特点。

随着广播电视节目的主持人化，随着主持人对社会生活的全方位介入与参与，主持人在节目和各类活动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

角色，他们对语言掌握的程度以及语言运用的水平，直接决定着节目质量的优劣、高低以及各类活动的成败。我们应该从这个意义上去认识主持语言的重要性。具体地说，这种重要性可以从对受众的影响与对节目的制约两个方面看。

广播电视的特点决定了它的受众面广，没有时间、空间的限制，更不受大众文化程度的局限，直接地、随时随地地影响着平常百姓的生活，潜移默化、不露痕迹地改变着他们的知识结构、生活观念、审美倾向。对平常百姓来说，广播电视是一所没有围墙、不受限制的“空中语言学校”，它对百姓语言素质的提高，是“随风潜入夜”式的渗透，起着“润物细无声”般的效果。这样的示范教育作用首先是在语音、语汇、语法方面的，它应是标准、规范的普通话，而绝非眼下流行的“港台腔”、“方言版普通话”。其次，在语言的文明、语言的修养、语言的纯净上，主持人语言应该对提高大众语言素质负起不可推卸的责任。一个民族语言素质的高低与这个民族文明程度的提高、文化的繁荣，甚至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有着密切的联系。主持人有责任，更应该有意识地以自己优美、纯净、规范、丰富、鲜活的语言去影响、熏陶大众，以提高其文化品位和语言水准，而不应迎合低级趣味的“时髦话”，更不能对这种低级趣味起推波助澜的不良作用。当今社会上“傍大款”、“找小蜜”、“腕”、“爷”等流行语的传播之广，运用之滥，与我们主持人在语言使用上的随意性、习惯性有一定的关系。

其次从主持人节目的传播方式与运作机制来看，在广播电视节目中，主持人是以个性化的角色，或直接参与新闻事件、新闻人物的采访、报道和评论；或以自己丰富的学识、深切的感受、真诚的态度面对面地与受众就社会热点问题、人生困惑难题进行交流与讨论；或在活泼、轻松的气氛中，与受众愉悦共鸣；或在瞬间万变的信息时空中，以亲切的话语给受众传递最有效、最准

确的信息。这些都要靠主持人运用语言、组织语言来完成。主持语言是节目的主线，或说是主要载体，主持语言水平的高低、质量的优劣，从语言内容到语言形式都直接影响到节目的整体形象，关系到节目的生存发展。从主持人节目目前的运作机制和发展趋势上看，无论是新闻评论类，还是娱乐交谈类节目，“热线直播”和“现场参与”的形式将越来越广泛地被采用。即兴话题的切入，受众注意力的变化，都使主持人无法顺着节目策划制作组预先设计的思路发展节目，更不可能依赖早已烂熟于心的稿件牵制受众。这时主持人是否能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把握节目的进程，调动现场的气氛，控制交流的现场，应付突发事件，掌握报道与评论的分寸等，就全靠主持人说什么和怎样说来把关了。

在我国广播电视事业发展中，主持人节目出现较晚，但来势迅猛，它以亲切、轻松的话语，对等、直接的交流，给广大受众带来了赏心悦“耳”的感觉。在欣赏与肯定中，受众对那些不那么规范的南腔北调的发音，以及无视语言艺术，尤其违背大众传播语境中语言运用的特点，乃至主持语言的运用中漏洞百出的情况，往往能给予了极大的理解与宽容。而主持人队伍中也存在着对主持语言特点的片面认识，认为“近话筒，小音量，一对一”就是主持人语言的运用准则；这就带来了广播电视主持节目的语言污染。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理解和宽容并不代表受众对错误的无视和忍受，而主持人自己的错误认识更会让方兴未艾的主持事业陷入可怕的误区。随着主持人节目的高层次、高水平运作发展，随着受众文化品位、欣赏水准的不断提高，这一现象必须引起业内人士的高度重视。

作为意识形态领域的重要生力军，21世纪的广播电视将会在发展中进入崭新的大地，更高层次的广播电视形态将会呈现在我们面前。作为21世纪的主持人，应该以新的观点、新的视角、

新的思维、新的手法去展示新的世界，求得新的突破。具体来讲，科技进步、社会发展落实到广播电视传播上，必将导致传播工具的更新、传播条件的改善、传播媒体的增多、传播方式的变革。特别是中国加入 WTO 以后，主持人将和国际同行站在同一舞台上进行竞争和较量。同时网络文化的普及，每一个人都可以通过互联网获取和发布信息，传者和受者之间的界限将越来越模糊，虚拟主持人的出现更加使我们感到危机就在身边，竞争时刻存在。随着人民物质生活水平和教育水平以及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人们对文化生活也会提出更高的要求。广播电视节目中那些属于“快餐文化”的一部分也许还有一定的市场，但是广大受众肯定会更加喜欢文化品位比较高、思想内涵比较深的节目。就综艺、娱乐类节目而言，将会由肤浅的“搞笑”、“搞闹”逐渐转向充满灵光的幽默、洋溢智慧的诙谐，观众参与节目的目的将会从赢得些许奖品逐步转化为比聪明、比才智、比技能。面对这样的节目，我们的主持人如何去驾驭呢？这些都需要我们的主持形式与节目内容找到最契合、最贴切的结合点。今后的广播电视节目形态变化万千，个人独立主持、两人合作主持、三人联合主持、四人以上群体主持、接力式传递主持、演播室固定主持、现场同步主持、多地点活动主持、演播室与现场交错主持、异地交互主持等形式将会竞相出现，而这些都离不开主持人对语言艺术的学习、积累和锤炼，要达到“锦上添花、出口成章”的效果，任何一名主持人不下苦功夫是永远办不到的。

所以我们说，一个成功的主持人必须对主持语言在特定的语境中所形成的带规律性的特点有所认识和了解，并力图在节目的进程中熟练地掌握、运用，不断地追求语言的准确规范、纯净高雅、精练生动、个性多样，不断提高自己的语言素质，以求得主持事业不断的进步和发展。

第三节 主持语言的特点和要求

主持语言既有有声语言、艺术语言的共性，又有“传播媒介”的特性，它应该符合广播电视的传播规律，符合主持人节目的传播特点，符合主持人职业角色规范的要求。

一、规范性

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早就确定普通话为规范语言，并把推广、普及普通话作为一项长期、重要的工作，同时为这一工作的有效开展制定了许多相关的政策，如主持人、教师、公务员等从业人员要经过普通话水平测试，并持证上岗。这一规定充分考虑到了主持人在推广普通话方面所起到的示范、导向作用。这种作用不仅有效地体现在普通话语音的发音上，而且明显地体现在语汇、语法的选择与使用上。

（一）语音的准确无误

准确、清晰的普通话发音应是主持人最基本的业务要求，一个字音的错误都足以产生广泛的误导，带来以讹传讹的不良后果。近年来，由于各级广播电台、电视台不断推出主持人节目，对主持人的业务水平来不及进行严格的培训和考核，同时一些主持人不谙“学无止境”的道理，稍有名气后，便忽视自身语言水平的提高，以致在一些节目中，语音错误频繁出现，让受众惨不忍“闻”，在广大受众中造成了极坏的影响，甚至起到了“误人子弟”、“以讹传讹”的不良作用。

这种语音上的错误较多地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错读

“××与×××的联袂演出，给我们带来了精美绝伦的艺术享受。”把“袂 mèi”错读成“jué”。

“从这朴实的话语中可以看见莘莘学子的爱国之心。”把“莘 shēn”错读成“xīn”。

2. 误读

“面对困境，他没有自怨自艾。”这里的“艾”是多音字，此时应读“yì”，可有的主持人读成“ài”。

至于“角 jué 色”读成“jiǎo 色”；“系 jì 上”读成“xì 上”，“蛮横 hèng”读成“蛮横 héng”，“查处 chǔ”读成“查处 chù”，更是屡见不鲜。

3. 混读

近年来，随着主持人节目的兴起，各地广播、电视台为了一味地提高收听、收视率，纷纷以方言的形式推出了一些主持人节目，在节目中主持人以地道的方言赢得了众多本地受众的喝彩与欢迎。但它带给广播电视的负面效应必须引起我们的重视。这种负面效应最突出地表现为方言对标准、纯正普通话的冲击。一些主持人有意或无意地混淆方言与普通话的区别，把方言的读音随意转成普通话发音，如把“儒学的”“儒 rú”念成“x”“飞虎队”的“虎 hǔ”念成“fǔ”。至于模仿港台、台艺人的所谓“国语”主持节目“啦、哇”不断；“好 x x”成灾，东施效颦，邯郸学步，更是对普通话造成了极大的污染，对广大受众起到了很坏的误导作用。

4. 其他错误

普通话中声母、韵母、调值、音变、儿化的读音错误或读音有缺陷的现象，不断地出现在我们广播电视节目中，主要表现在“平翘”、“尖团”、“n-l”、“前后鼻音”、“ao-ou”、“o-e”、“f-h”的分辨，高调值声调不到位，轻重格式错位等方面，加上“洋味儿”、“胡同味儿”、“港台味儿”、“粤语味儿”的泛滥，引起了广大受众的不满。受众对这些不良的语言现象，尤其是对主持人的无动于衷感到非常痛心，纷纷写信、撰文，不厌其烦地对

这些错误予以指出、纠正。

对于广播电视主持人来说避免或少犯这些错误的惟一方法就是学习。主持人要做学习上的“有心人”，不仅要养成翻书本、查辞典的习惯，而且要善于从普通话的读音中寻找带规律性的东西，从而达到举一反三、事半功倍的效果。这里介绍几种有效的避免读错字的方法：

(1) 了解词性

“横”字作名词和动词用时，读“héng”，如“横向”、“纵横”，作形容词读“hèng”，如“蛮横”、“横暴”。

“处”字作名词性语素用时，读“chù”，如“到处”、“好处”，作动词性语素用时读“chǔ”，如“查处”、“处分”。

(2) “文白”异读

普通话中许多字在口语与书面语中的读音往往不一样，如果我们对这一带规律性的发音有所了解，就可以纠正许多错误的读音。

“剥”与“削”，在口语中分别读“bāo”与“xiāo”，我们说“剥(bāo)橘子”；“削(xiāo)苹果”，但书面语中分别读“bō”“xuē”，“剥削”我们读“bō xuē”，而不能读“bāo xiāo”。“薄”在口语中读“báo”，我们说“脸皮薄(báo)”；“薄薄(báo báo)的雪花”，而在书面语中我们读“bó”，在“单薄”、“薄弱”中，要读成“bó”，而不能读成“báo”。

“血”在口语中读“xiě”，如“流了一地血 xiě”，但在书面语中读“xuè”，“血汗”、“血泪”、“血管”，都读作“xuè”。

属于这一类的字还有许多，需要我们仔细学习、认真掌握。

(3) 了解造字方法

形声字是汉字六大造字方法中造字数量最多的一种，作为“声”部分的那个字往往就规定或限制了那个新字的读音。

如“正”的发音为“zhèng”，翘舌后鼻音，那么“证

zhèng”，“整 zhěng”，“征 zhēng”，“惩 chěng”等都为翘舌后鼻音。

再如“占 zhàn”，为前鼻音，那么“沾 zhān”，“拈 niān”，“苫 shān”都为前鼻音。

对普通话进行正音、纠错的学习与训练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工作，是每个主持人都要严肃对待的课题。这里没有任何捷径可走，只有做到了学而不厌，才可能真正“惠”人不倦。中央电视台的著名主持人赵忠祥，就反复谈到自己在多年的主持工作中，不敢忘记面对千万观众的责任，查阅工具书与文字资料是每天必做的功课，而学习与提高是他不懈的追求目标，这样才造就了主持事业的辉煌。

（二）语汇的规范简约

汉语言以它的丰富多彩、表意性强闻名于世，更以它的准确、精妙、优美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它的近义词、同义词数量繁多，这给我们在传情表意时提供了无限广阔的选择空间，而近义词之间细微的差别又为我们出神入化地言情状物、恰如其分地描述议论创造了可能。

面对如此丰富的语汇宝库，我们许多优秀的主持人能运用自如地随手拈来，让精确、恰当的语汇点缀在他（她）连绵不断的语流中，让他（她）的主持语言由此而生辉增彩。北京电视台《元元说话》的主持人元元在这方面给人特别深的印象。她往往能在平淡的话语中融入容量大、蕴含深的语汇，使她的说话内容别具一格、意味深长。她在专题节目《孩子不知柴米贵》中有一番这样的评论：

近来常听人议论，孩子的东西太贵了！据说很多工薪族要把每月收入的 $\frac{2}{3}$ 花在孩子身上。再苦不能苦孩子，这是中国父母的一贯信条。于是儿童用品受到鼓舞，一帆风顺地高档起来，让人觉得这些商家真是有点

趁火打劫的味道。多亏现在家家只有一个孩子，要像从前那样每家三五个，还不得让我们的爹娘吐血呀！即便如此，孩子还未必领情，于是家长们感叹，孩子不知柴米贵。

有个著名的说法：给孩子一条鱼不如教会孩子如何去钓鱼。但是钓鱼的多与少同样要考验我们的心理承受力。比如说现在，当你走到街上，永远会有人驾着豪华车与你擦肩而过，路两旁的高档住宅永远越修越棒，可价格也永无止境。每当这个时候，不具备沉着素质的人免不了会内心翻腾。所以我认为，要让孩子从小懂得：有些东西是我们得不到的；得不到，我们就不要；不要，我们同样能生活得快乐。

- 对这样一个人们司空见惯、谈论得“滥”了的话题，元元却把口头语与书面语结合起来，用心选择精当的词语，巧妙地把这个话题带入深刻而高雅的境界。短短的一段话，元元不仅用了几个绝妙的成语，言简意赅、深刻含蓄地说出了儿童商品高消费带给百姓的负担，而且用了许多老百姓口头常用的词汇，坦诚地告诉人们常常被我们忽略的人生道理，从中可见元元的语言功底。

目前一些广播电视节目的主持人无法精通此道，有的主持人在语言运用方面显得苍白、肤浅、平淡无味，如有的音乐节目主持人评论任何乐曲和歌声时只会用“好听、美妙、悠扬”；有的体育节目主持人解说时反复用“太精彩、太紧张”；有的新闻节目主持人在新闻报道与跟踪采访、发表评论时，只会就事论事；有的综艺节目主持人只会用满脸的笑和满口的“呀”、“噢”来掩饰自己语言的苍白与贫乏。这种现象的实质就是主持人对汉语言词汇缺乏基本的积累与储存，以致“‘词’到用时方恨少”只能用一些陈旧的词汇和无意义的音节来搪塞、应付。

语汇的学习不够与运用上的毛病表现在另一方面，就是有的主持人对话汇的选择与使用不严谨、欠规范，或张冠李戴，或大词小用，或词性乱用，造成了表达偏差与交流障碍。如中央电视台的专题节目《走进台湾》，主持人在介绍中国的茶文化时，说：

“中国喝茶的品种很多。”

这种词汇的选择与使用不当带来了意思上的混淆，让受众不明白主持人是想介绍茶的品种繁多，还是中国人喝茶的方法很多，因而产生疑惑与不解。

（三）语法的严谨完整

主持人节目最大的特点之一就是以随和、亲切的方式切入话题。其中大量口语、通俗语的介入拉近了主持人与受众的距离，但这决不等同于生活中那种不严守逻辑性、不讲究语法的交谈和聊天，这里，对话语的正确掌握与灵活使用有一个度的问题。我们不必苛求主持人所讲的每句话都必须讲究语法的严密和规范，以免让生动活泼、灵活多样的语言失去应有的色彩，但也绝不可以语无伦次、谬误百出，让传播与交流出现“短路”。从目前我国主持语言的实际情况看，许多主持人在语言上一味地追求生动和华丽，而忽略了对基本语法的学习，以致在实际运用时语法错误频繁出现。其表现大致在以下几个方面：

1. 结构混乱，表意不清

一些主持人在语言表达上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这个问题，他们往往乱放位置，糅杂结构，以致要表达的意思或模糊不清，或产生歧义。

两名选手将全部参加游泳比赛。

这是一位体育节目主持人的解说词。这里的“全部”位置不当，以致观众不明白主持想要表达的是什么。如果是指运动员，两名犯不着用“全部”，观众只好揣摩也许是指“两名运动员将参加全部的比赛”。

通过 x x x 的介绍，使我们明白了希望工程设立的意义。

这里介词的乱用，使整个句子缺乏主语，因为“通过”组成的介词结构不可以做主语，其实这句话把累赘的“通过”去掉就非常通顺、清晰了。

2. 表达歧义，令人费解

有时主持人自己都不知面对突如其来的事件该说些什么和怎么说，而平时积累的单薄，又来不及迅速做出良好的反应，以致信口开河，让说出的话毫无逻辑意义。

你好漂亮啊！衣服。

中央电视台的一位著名主持人在采访一位少数民族姑娘时这样说。也许是采访对象鲜艳的服饰让主持人有些眩目，以致一见面说出如此费解的话，让被采访者由于不明白主持人如此“寒暄”的意思而陷入一种窘迫的境地，并影响了后面的正常采访。

x x 嘉宾的观点，这位观众不同意，我也完全赞成。

主持人的话在这里就更让人莫名其妙，他究竟是赞成嘉宾的观点，还是支持观众的态度，语言的表达不清，使主持人自己的态

度不明。

3. 堆砌词语，表达重复

有的主持人语汇单调，他（她）在言情状物、议事论人时往往只会反复使用同一词语，而让受众在听（看）节目时产生疲倦与反感。这里对语言的修养和积累存在着“厚积薄发”的问题，主持人应予以足够的重视。

一走进你们的葡萄棚，就感到凉快，外面虽然凉快，但走一会就热了，现在在这，凉快多了。

主持人的这段话，让人觉得十分啰嗦，堆砌的词语表达的只是一个简单的意思，而且其中的逻辑关系也十分混乱。

从上面的例证可以看出语言的规范使用对主持人来说是何等的重要，它是主持人走向成功的第一步，也是至关重要的一步。语言的规范还涉及到语言学 and 语用学方面的诸多问题，需要主持人在不断的学习与实践探索、掌握。

二、真实性

真实是一切艺术的生命，也是主持节目的生命。广播电视节目在许多情况下扮演着党和政府的喉舌、大众的代言人、知识的传播者这样的角色，真实是它赖以生存、保证权威性与可信度的重要基础。在广播电视节目中说什么、怎么说，是我们每一个从事新闻传播的工作者，尤其是广播电视“出头露面”最终端的表现者——主持人的永恒话题。任何时候不负责任、漫不经心地“信口开河”“随意胡诌”都不仅会给广播电视节目带来致命的伤害，而且也会让主持人自己在受众心目中的形象一落千丈、信誉全无。

如何维护、坚持语言的真实性呢？许多从事广播电视实践与

理论工作者总结了以下几条经验：

（一）不说缺乏足够根据的话

广播电视节目担负着发布信息、评议时事的重任。在如今信息爆炸的时代，受众有充分的理由把广播电视作为获得准确、可靠信息的重要渠道。作为广播电视的形象大使就要对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负责，尤其在新闻、谈话节目中，切不可随意使用“听说”、“好像”、“可能”、“也许”等揣测、猜想的词，以免在受众心中留下更大的疑问。

（二）不说模棱两可、似是而非的话

面对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面对触及到良知、真理的抉择、判断，主持人不可回避，更不该含糊。他（她）要勇于大胆地、真实地袒露自己的心迹，果断、正面地表白自己的选择，来不得半点含糊与迟疑，更不能遮遮掩掩，顾左右而言他。有些主持人对美丑、真假、善恶无动于衷、态度暧昧，在需要做出价值判断、是非选择时模棱两可、左右不定，让受众不免对他（她）的良知、正义感产生怀疑。

（三）不说实践证明是谬误的话

在知识日新月异、科技迅猛发展的时代，主持人的知识更新换代也变得十分重要。对那些不断被“改写”的历史，不断被“更换”的数据，主持人要有高度的敏感与好奇，这样才能追赶时代的步伐，不说那些“曾经正确，但被后来的实践证明是谬误”的话。在环保已经成为家喻户晓、人人皆知的道理的今天，一位主持人在主持儿童节目时，居然对孩子说冻僵的麻雀可以拿回家美餐一顿，而孩子的回答是：“我要把它们暖过来，让它们重新飞向蓝天。”这不禁让受众为主持人的知识落伍与观念滞后汗颜。

（四）不说自己不知道的事

面对瞬息万变的信息时代，面对芸芸众生和大千世界，主持